

42吋長腿

作者: 慘汁酒田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Ch1.星期六夜晚嘅新界

我叫呀雙，三十二歲，全職外賣仔。

我多數做中環區。中環單密，價錢好，大廈有升降機，送外賣送到好似去寫字樓返工咁高級。但係呢個星期六，中環唔知做咩鬼，單量少到仆街，我等咗成個鐘先得一張單，仲要係送去半山豪宅——

屌，半山喎，山路崎嶇過我嘅人生，油錢都蝕埋俾佢。

我嬬嬬地，打開個app，轉咗做新界區。新界區單價低啲，路程遠啲，仲要成日行村路，黑晚晚乜都睇唔到。但有辦法，搵食啫。與其喺中環餓蚊，不如去新界餵狗。

個晚大概八點幾，我送完一單去大埔，揸住架電單車準備返市區。經過一條好偏僻嘅隧道嗰陣，我停低咗等燈。

呢度係一條雙層行車天橋，上層俾車行，下層係單車徑。周圍好靜，冇車冇人，靜到你可以聽到自己個肚打鼓。淨係得我架電單車嘅引擎聲，同草叢入面啲蟲叫。

忽然之間，我聽到一下好響嘅聲。

「砰！」

然後係一連串「咩咩咩咩」——單車跌低咗，拖行緊嘅聲。好似茶餐廳隔離枱個師奶跌咗個手機落地，放大十倍。

我擰轉頭，望向下層單車徑。隧道好暗，但係我隱約見到一個黑影跌咗喺地下，隔離有架共享單車，車輪仲喺度轉緊——好似風車咁，轉轉轉，完全唔知自己嘅主人已經趴咗喺地下。

「喂！」我大聲嗌。「你有事呀嘛？」

冇人應。

我即刻熄引擎，頭盔都有除就跑落樓梯。講真，我唔係咩英雄，我份人好怕麻煩。但見到有人跌低咗，你唔通扮睇唔到咩？呢啲係人性，唔係善良。

跑到去，我見到一個女仔坐喺地下，按住自己膝頭哥，塊面扭曲晒，好似食咗粒過期話梅咁。佢著住緊身白色小背心，下身係單車短褲，露出咗一對好長好長嘅腿。

屌，呢對腿，真係好長。

長到我以為自己睇緊NBA。

佢腰間纏住一件風褸，個樣好後生，大概廿歲出頭，長頭髮紮起馬尾，皮膚白淨，五官精緻。身邊散落咗幾個外賣保溫袋，其中一個爆開咗，湯汁流到成地都係——我聞到嗰陣味，應該係酸辣湯。呢個女仔，送外賣送到自炒，連湯都爆埋汁，真係黑仔過我。

「屌」佢用帶點鄉音嘅廣東話細細聲講，然後抬起頭望住我。對眼好大，但而家充滿痛楚同尷尬。

「你有冇事呀？」我蹲低，望住佢按住嘅膝頭。瘀咗一大片，仲有幾道擦傷，血絲滲咗出嚟。

「冇事」佢話，但把聲震過我阿婆部收音機。

「你跌親喎，點會冇事？」我話。「你等我一陣。」

我打開銀包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我會帶膠布出街？好簡單，送外賣成日整親——俾熱湯滾親、俾包裝紙割親、俾自己架電單車排氣管辣親。我對生命冇咩要求，但對皮膚好冇要求。所以銀包長期放住幾塊膠布。

我撕開包裝，好小心咁貼喺佢膝頭上面。傷口唔算深，但面積好大，一塊唔夠。我貼咗一塊、兩塊、三塊最後成個膝頭貼滿晒，好似一面俾人貼滿街招嘅牆。

佢望住自己個膝頭，忍唔住笑咗出來。

「你做咩隨身帶咁多膠布㗎？」佢問，把聲仲有少少震。

「送外賣嘅，成日整親嘛。」我話。「你睇吓你而家，成個膝頭好似俾人貼滿街招咁。如果呢度係旺角，你呢條燈柱應該已經俾人貼咗十張財仔廣告。」

「燈柱？」佢笑咗出嚟，係個種明明好痛但忍唔住笑嘅笑法。「我對腳似燈柱？」

「你對腳咁長咁直，唔係燈柱係咩？不過係一條好靚嘅燈柱。」

佢笑到收唔到聲。「多謝你。我呢世人第一次俾人話我似燈柱。」

「你點樣自炒㗎？」我問。

「踩得太快，轉彎嗰陣個保溫袋甩咗，一失控成個人飛咗出去。」佢講得好平淡，好似呢啲事成日發生咁。「冇事嘅，我慣咗。」

「你慣咗自炒？」

「我慣咗跌低。」佢話，然後試吓企起身。企到一半，膝頭一痛，成個人又跌返低。

「喂，你唔好勉強啦。」我即刻扶住佢。「我送你去医院啦。」

「唔好！」佢忽然好大聲，然後即刻收細把聲。「唔好去医院。我有錢。而且去医院要等好耐，我仲有好多單要送」

「你而家咁樣點送呀？你連企都企唔穩。」

佢沉默咗一陣，然後細細聲講：「我返屋企就得啦。屋企有藥，自己搽吓就冇事。」

「你屋企喺邊？」

「大埔。」

「我送你返去。」我話。然後佢企咗起身——佢真係好高。我160cm，佢企喺我面前嗰陣，我視線水平線啱啱好去到佢心口。屌，我呢世人第一次覺得自己係一個哈比人。我望咗望佢對長腿，再望咗望我架電單車。「你咁高，坐我後面會唔會對腳拖地㗎？」我問。

Ch2. 劊房

佢叫Yuki。

佢坐喺我架電單車後面，雙手攞住我條腰。我feel到佢身材咁好原來都有啲重量，佢對長腿好有力，夾實咗我架車——雙手捉實我腰，搞到我有啲痛，但係我唔敢出聲。我望住佢對腳，忽然之間好擔心：如果轉彎個陣佢對腳撞到地下，我哋會唔會一齊炒車？

「你咁高，平時踩共享單車送外賣會唔會好辛苦㗎？」我一邊揸車一邊問。

「都慣啦。」佢話。「最辛苦係條單車徑太多上落位，我對腳成日撞到個手柄。你睇吓我呢度——」佢伸咗隻腳出嚟，我望咗一眼，見到膝頭附近有幾處瘀青。「呢啲全部都係戰績。」

佢帶我嚟到大埔一幢好舊嘅唐樓。

冇升降機，樓梯又窄又暗，牆上面嘅油漆甩咗一半，地下有好多煙頭同垃圾——仲有幾隻小強喺度開party。佢住喺六樓，一個劊房單位。

佢開咗門，我行入去個陣，差啲俾個畫面嚇親。

呢間房，大概八十呎，放咗一張單人床、一個衣櫃、同一張細細嘅書枱。牆上面有好多水漬，天花板角落頭仲有發霉嘅痕跡——個撻霉，形狀好似一個非洲地圖咁。廁所係共用嘅，喺走廊盡頭。

「唔好意思呀，呢度好細。」佢話，塊面有啲紅。「你坐啦。」

我坐喺佢張床上面。佢坐喺我隔離，開始搽藥膏喺膝頭上面。我望住佢嘅手指，好長，好瘦，搽藥膏嘅動作好輕，好似驚整痛自己咁。佢個書枱上面放住幾本教科書，最上面個本係《變態心理學》，書脊已經磨到白晒。枱角有個飯盒，食咗一半，睇嚟係午餐。

「你一個人住？」我問。

「係呀。」佢話。「我嚟香港讀書，屋企人喺內地。呢度雖然細，但係租金平，近學校。」

「你讀咩㗎？」

「心理學。」佢話。

我呆咗一下，然後忍唔住笑咗出嚟。「心理學？咁你咪好熟宮心計？」

佢望住我，沉默咗兩秒，然後爆笑咗出嚟。「你個gag好爛呀！邊有人第一次見面就講爛gag㗎？」

佢一邊笑一邊打我。

「對唔住對唔住。」我笑住講。「我啲朋友話我係爛gag之王，但係我覺得呢個稱號太沉重，我擔當唔起。」

「你呢？你送外賣之前做咩㗎？」佢問。

我沉默咗一陣。「坐過監。」

佢望住我，冇再笑冇出聲。

「我俾人屈，話我係詐騙集團嘅同黨。我唔知㗎，我只係一個小文員，但係法官唔信。」我講得好平淡，好似講緊隔離屋嘅事咁。「出返嚟之後，冇人請我，所以我送外賣。而家我嘅老板就係個app，佢唔會問我擺CV，唔會問我有冇案底，只會問我『你幾時送到』。」

佢沉默咗好耐，然後細細聲講咗一句：「多謝你同我講。」

「咩？」

「你唔使同我講㗎。你可以話你以前做文員，唔使話俾我知你坐過監。但係你揀咗同我講真話。」佢望住我，對眼好認真。「我覺得你呢個人，好真。」

我望住佢，忽然之間唔知講咩好。從來冇人話過我「好真」。通常人哋話我「好慘」、「好黑仔」、「好on9」。呢個女仔，用咗一個我從來冇聽過嘅形容詞去形容我。

佢望住我，忽然之間，佢嘅眼神變咗。唔係剛才個種痛楚嘅眼神，而係一種好靜、好深嘅凝視。佢望住我隻手——我隻手仲拎住一塊未用嘅膠布，因為我頭先貼完之後，仲有一塊剩。

「你對每個人都係咁好㗎？」佢問。

「咩？」

「你對個個都係咁？貼膠布、送人返屋企、同人講真話？」

我諗咗一下。「唔係。我份人好怕麻煩。」

「咁點解你幫我？」

我望住佢，答唔出。因為我自己都唔知。

佢冇追問。佢只係望住我，然後好細聲咁講：「我今日好奵。」

「你跌親，梗係奵啦。」

「唔係呢種奵。」佢搖咗搖頭，然後望住自己隻手——嗰隻喺喺搽完藥膏嘅手。「我成日都覺得好奵。朝早起身已經奵，送外賣嗰陣奵，返到屋企都係奵。好似點瞓都瞓唔夠咁。」

我望住佢。佢講呢啲嘢嘅時候，個樣好平淡，平淡到好似講緊天氣。但係就係呢種平淡，令我個心無端端搗咗一下。

因為我明。

我坐過監之後，出返嚟嗰陣，都有呢種感覺。成個世界好嘈，但係內心好靜。成日好奵，但係會瞓唔著。就好似知道肉體係活喺度，但完全唔覺得自己係活緊。成個世界好虛，好唔真實。

「我明。」我話。

佢望住我，對眼有啲濕。「你明？」

「我明咩叫奵到唔想再起身。」我話。「但係你仲撐落去，你仲送緊外賣，你仲讀緊書。你有放棄到。」

佢冇出聲，只係望住我。然後，佢做咗一個我完全估唔到嘅動作——佢伸咗隻手過嚟，掂咗一下我塊面。

好輕，好似一塊樹葉跌咗落嚟咁。

「你塊面有啲污糟。」佢話，然後用拇指幫我抹咗一下。應該係頭先跑落樓梯嗰陣，唔小心揩到啲灰塵。

我望住佢，佢望住我。

佢隻手仲停留喺我塊面上面，冇縮返去。

「我想沖個涼。」佢忽然話，隻手慢慢放返低。「成身臭汗，好唔舒服。我而家成個人都係酸辣湯味。」

「哦，好呀，咁我走先啦。」我企咗起身。

但係，佢冇企起身。

佢伸咗一隻腳出嚟，攔住咗我嘅路。佢對腳真係好長，長到我冇辦法繞過佢——好似一條人肉路障咁。

「你做咩呀？」我問。

佢望住我，對眼好認真。「你可唔可以留低？」

「留低做咩？」我問，但係我個心開始跳得好快。快過我架電單車嘅引擎。

「同我做。」佢話，把聲好平淡，好似講緊「一齊食飯」咁。

我成個人僵咗。

「你你講咩呀？」我問。我聽到我把聲好蠢。

「我話，我想同你做愛。」佢重複，對眼望住我，完全冇閃避。

我望住佢，個心好亂。佢點解會想同我做？

呢個女仔睇個款似仲讀緊大學，最多廿歲出頭。但我係一個坐過監嘅外賣仔，三張幾，冇錢冇樣冇前途，連身高都矮佢成個頭。佢圖我咩？圖我啲膠布呀？定係貪我啲爛gag夠爛？

「你你唔使咁樣報答我。」我話，把聲有啲沙。「我只係幫你貼咗幾塊膠布，你唔使以身相許。如果我幫你換車胎，你係咪要嫁俾我？」

佢打斷我，把聲好平靜。「我只係想做。」

佢企咗起身，企喺我面前。佢高我成個頭，佢對長腿喺昏暗嘅燈光下閃住微微嘅光澤。我望住佢，忽然之間覺得自己好似一個哈比人，企喺一個亞馬遜女戰士面前。

但係佢嘅眼神，唔似一個女戰士。

似一個奵到極點嘅人，終於搵到一個可以挨一下嘅地方。

「你可以拒絕我。」佢話，對眼望住我。「但係我想你知，我唔係因為感激你先咁講。我係因為我想要。」

我望住佢，望住佢嘅眼神。佢嘅眼神冇任何閃避，冇任何計算，只有一種好單純嘅慾望——同埋孤單。

我吸咗一口氣。

「你確定？我矮你成個頭喎。」我話。「如果我同你企埋一齊，人哋會以為你帶緊個細路去街。」

佢笑咗一下。「我唔介意。你嘅爛gag可以彌補身高。」

我同佢冇再講嘢。

Yuki坐喺床邊，我企喺佢面前。

我左手撫摸一吓佢微紅嘅臉頰，再掃一吓佢微濕嘅瀏海。我哋四目交投，我頭微低慢慢親吻佢半張半合嘅微厚嘴唇。右手順勢輕輕掃佢頸、肩膀至佢纖腰，然後改為雙手攬實、激烈咁濕吻。我將佢輕輕推倒，「砰」一聲將佢壓喺床褥上。佢順勢雙腿一夾，直接將一對極度修長嘅大長腿死死纏住我條腰，整个人貼到我身上。

個種溫熱同肉體嘅緊貼，令到我呢刻細佬扯到痛。

我再將佢對長腿抱起，「強行」令佢成個身嘅姿勢喺個張單人床度「馴返好」。

「喂.....你好粗魯喎。」佢雖然咁講，但一對白滑極度修長嘅大長腿已經繞實我嘅背脊，雙手緊緊捉住我嘅衫領，眼神入面充滿咗一種濕漉漉嘅渴求。

我冇再忍，俯身落去，直接封住佢微張嘅咀唇。Yuki悶哼一聲，舌頭主動迎合上嚟，同我激烈地交纏。佢個身仲帶住淡淡嘅酸辣湯殘留香味，混合住佢體內散發出嚟嘅青春少女香氣，簡直係要人命。

我嘅手順住佢雪白嘅大腿一路向上掃，隔住單車短褲嘅薄布料，摸到佢大腿根部幼嫩嘅肌膚。佢成個人猛烈咁震咗一下，喉嚨深處發出一聲甜膩嘅嬌吟：「嗯.....呀雙.....」

我扯開佢件緊身白色小背心，一對堅挺、飽滿嘅乳房即時彈出嚟。雖然唔算好大波，但形狀極靚，粉嫩嘅頭已經因為興奮而挺立起嚟。我毫不猶豫咁含住其中一邊，用舌尖輕輕打圈舐著，Yuki即刻拱起腰，手指插入我頭髮入面，用力抓緊，把聲沙啞到震：「啊.....好舒服.....啖大力啲.....」

另一隻手落去，二三秒就除咗佢條單車短褲同內褲。當一對42吋嘅長腿完全無遮無掩咁喺我眼前張開時，我見到佢入面已經流晒水，一片泥濘。

「濕晒啦喎.....」我笑住笑咗一聲。

「衰人.....仲講.....快啲入嚟啦.....」佢雙頰通紅，羞澀但極之渴求咁將雙腿分得更開，主動引導我。我冇再扮嘢，扯低褲鏈釋放自己，對準已經滾燙濕潤嘅入口，一口氣直插到底。

「啊——！！」Yuki仰起頭，倒抽一口涼氣，雙手死死捉住床單，指節發白。入面個種極致嘅緊致同濕熱，將我成個夾住，舒服到骨痺。

「痛唔痛？」我停低動作，額頭滴住汗問佢。

「好爽.....好耐冇做喇。呀雙，郁啦.....」佢主動扭動盆骨，一對長腿夾得更緊，好似驚我走咗咁。

我聽到呢句，再也按捺不住，直接開始瘋狂地挺腰抽送。

「啪！啪！啪！」肉體碰撞嘅聲音喺呢間八十呎嘅割房入面迴盪。每一次撞擊，都伴隨住Yuki高八度嘅淫聲浪語。佢對42吋長腿纏在我腰間，隨着我嘅節奏不斷收緊、放鬆，將我帶上一波又一波嘅高潮。

「呀.....好深.....頂...頂到最入.....呀雙...我好愛你.....」佢語無倫次咁叫緊，眼角滲出咗生理性嘅淚水，但眼神卻迷離而滿足。

喺呢一刻，乜嘢坐過監嘅自卑、乜嘢社會嘅標籤，全部都被呢場翻雲覆雨嘅激情撞擊到粉碎晒。我只係見到眼前呢個女仔，正毫無保留咁將佢自己交咗俾我。

最後，我喺佢體內幾下猛烈至極嘅狂插，我低吼一聲，將滾燙嘅精液全部噴射喺佢最深處。Yuki隨之嬌軀劇烈痙攣，喺我懷入面達到咗極致嘅高潮，全身虛脫咁軟化落嚟。

呢一刻房入面，只有我同佢如猛獸般交愛後嘅沉重喘氣聲。

Ch3.象徵

完事之後，佢瞓喺我懷抱入面。我攞住佢，望住天花板嗰啲發霉嘅痕跡。嗰撻非洲地圖，好似喺度望住我，問我：「你喺度做緊咩呀？」

喺度聖人模式緊。

佢話佢唔係因為感激我先同我做。但係，佢為咩？我係一個坐過監嘅人，一個社會嘅邊緣人。撇除我有樣冇身材，佢起碼係一個讀緊大學嘅女仔。佢同我一齊，只係浪費緊佢嘅青春。佢鍾意我？純粹想搞嘢？定係當係sp？

我輕輕放開佢，然後企咗起身，著返衫。

「你要走啦？」佢問，把聲有啲唔捨得。

「係呀。」我話。「你早啲休息啦。」

我打開銀包，拎咗張五百蚊紙出嚟，放喺佢張書枱上面——就放喺嗰本《變態心理學》隔離。

佢望住張五百蚊紙，然後望住我。佢嘅眼神，由溫柔變成咗一種好複雜嘅情緒——好似係失望，又好似係困惑。仲有少少痛。

「我唔要。」佢話。

「你收低啦。」我話。「你而家受傷，送唔到外賣，點都要使錢㗎。」

「我話咗佢唔係因為錢先同我做。」佢把聲好平靜，但係我聽得出有少少受傷。

「我知。」我話。「但係我想俾。」

佢望住我，沉默咗好耐。然後，佢用一種好細、好平嘅聲，講咗一句：

「你俾錢我，係咪因為你覺得，我哋之間就係呢種關係？」

我呆咗。

我有諗過佢會咁問。我以為佢會收，或者唔收。我有諗過佢會直接篤穿呢樣嘢。

「我」我口窒窒。「我只係想幫你。」

「如果你當我係朋友，你唔會俾錢我。」佢話，對眼望住我，好靜。「朋友之間，唔會做完愛之後俾錢。」

呢句說話，好似一個耳光咁打落我塊面。

佢講得啱。我俾錢，唔係因為我當佢係朋友。我俾錢，係因為我知道，我同佢之間嗰種「唔知叫咩關係」嘅關係，需要一個定義。我俾錢，係因為我唔敢面對一個可能性——佢可能真係鍾意我。

而如果我接受呢個可能性，我就唔可以再俾錢。如果我唔俾錢，我就乜都俾唔到佢。

「對唔住。」我細細聲講。

佢望住我，冇講嘢。

「我唔知應該點做。」我話。「你咁後生，咁好。我只係一個」

「你唔好再咁講自己。」佢打斷我，把聲有啲硬。「你唔係『只係一個咩咩咩』。你係呀雙。你係一個會停低車，跑落隧道，幫一個唔識嘅女仔貼膠布嘅人。你唔需要俾錢我，先至有資格留喺度。」

我望住佢，個心好亂。

「我唔係唔想要你嘅錢。」佢繼續講，把聲軟返少少。「我需要錢，好需要。但係如果我收咗你嘅錢，我同你之間嗰樣嘢，就會變成另一樣嘢。我唔想變成另一樣嘢。」

「你同我之間係咩？」我問。

佢望住我，然後笑咗一下——唔係開心嘅笑，係一種好劫嘅笑。

「我都唔知。」佢話。「但係我知道，如果收咗錢，就乜都唔係。」

我沉默咗好耐。

然後，佢主動過嚟牽實我雙手，再攞實我，我臉剛剛好食咗佢嘅波餅。

「今晚唔准走，攞住我瞓。」佢低頭喺我耳邊輕聲講。

我有再堅持，收起張五百蚊紙，緊緊將呢個高挑嘅女仔抱實。嗰一晚，我哋冇再提錢，只有彼此嘅體溫，喺呢間八十呎嘅劏房入面互相取暖。

Ch4.\$500/1q

之後嗰幾個月，我同Yuki間中都有見面。

每次都係佢約我。佢會send

message俾我：「今日好叻，想見你。」或者「今日好開心，想同你分享。」或者只係一個emoji，一個笑臉，一個「得閒嗎」。佢約我嘅頻率，密過我阿媽約我去飲茶。

我會去佢屋企。我哋會傾計，佢會同我講學校嘅嘢——佢話佢讀緊心理學二年班，好鍾意佛洛伊德，畢業之後想做心理輔導師，幫啲有情緒病嘅人。我話：「咁你咪可以幫我醫？我有『見到長腿就會心跳加速綜合症』。」佢笑到差啲跌咗落床。

有一晚，佢約我去，我買咗兩杯凍檸茶同一盒叉燒飯上嚟。

門一開，Yuki著住件寬鬆白色T恤，下面淨係着咗條黑色短褲，對42吋長腿幾乎成條露出嚟。膝頭嗰啲舊瘀已經淡咗，但仲有淺淺嘅痕跡。

我哋坐喺床邊食飯，傾起學校嘢。

「你真係咁鍾意佛洛伊德？」我問。

「鍾意佢講求生同求死。」佢咬住吸管，「我覺得自己兩樣都有。有時好想繼續行落去，有時又好想全部停低。」

我望住佢側臉，忽然之間好想掂吓佢。

傾到一半，佢忽然轉過頭望住我，對眼好靜。

「呀雙，今晚可唔可以……慢啲？」

我心一跳。

我將杯凍檸茶放低，伸手摸住佢面。佢主動湊近，嘴唇先係輕輕碰上，然後慢慢加深。我哋一齊倒落床，佢對長腿即刻纏上嚟，先係鬆鬆地圈住我腰，之後越收越實。

我除佢件T恤嗰陣，佢已經自己將短褲連底褲一齊除到腳尖。當我低頭望住佢完全打開嘅雙腿，嗰對修長白滑嘅腿喺昏黃燈光下幾乎發光。

「你真係……好長。」我忍不住講。

佢笑，然後忽然一用力，將我翻轉，自己騎咗上嚟。

「今晚我嚟。」佢低聲講。

佢對長腿跪喺我兩側，慢慢坐落嚟。入面嗰種又緊又熱嘅感覺令我倒抽一口氣。佢開始上下移動，雙手撐住我胸口，頭髮散落喺我面上。每一次落下，佢嘅長腿都會用力夾住我側腰，好似驚我會走咗咁。

我伸手扶住佢腰，但大部分時間都係由佢主導。佢郁得唔快，但每一次都好深，好準。我望住佢閉眼享受嘅表情，忽然之間覺得自己好幸福，又好慚愧。

完事之後，佢冇即刻離開我身。佢成個人趴喺我胸口，對長腿依然緊緊纏住我，連腳趾都扣住我小腿。

「唔好走。」佢悶聲講，「今晚攞住我瞓。」

我攞實佢，聞住佢頭髮嗰陣淡淡嘅洗頭水味，望住天花板嗰撻非洲地圖。

嗰晚我哋冇再講錢，冇再講將來。淨係兩個人喺八十呎劏房入面，用身體互相取暖。

星期六下晝，佢約我去大埔超級城附近行。

Yuki著住件短牛仔裙，對長腿完全暴露喺陽光下。我一邊行一邊偷望，望到自己差啲撞到柱。

「你一路望住我對腳。」佢忽然轉過頭，嘴角微微上揚，「係咪好想摸？」

我即刻移開視線。「邊有……我只係睇吓有冇車。」

「大話精。」佢笑，然後故意行慢啲，令我成個身都睇到佢對腿嘅線條。

行到一半，佢忽然捉住我手，拉我入去一條較少人嘅後巷。

「我而家好想要。」佢直接講，把聲有啲喘。

我望住佢，心狂跳。「而家？喺度？」

「唔係。返屋企。」佢眼睛亮住，「快啲。」

我哋幾乎係跑返去唐樓。上樓梯個陣，佢對長腿一步跨兩級，我迫到氣都唔夠。門一關，佢即刻轉身將我推喺門板上，佢烏低個頭錫落嚟，我要踮起我腳尖先配合到。

呢次完全唔一樣。

我哋連床都未去到，已經喺門口除到半裸。我將佢抱起（雖然抱得好辛苦），佢對長腿即刻鎖死我腰。我行咗兩步就將佢壓喺書枱邊，一次過插到底。

「啊.....呀雙.....好深.....」佢咬住我肩膀，對腿夾到我幾乎痛。

我冇再忍，直接用力抽送。書枱被撞到「砰砰」聲，上面個本《變態心理學》跌落地下。Yuki一手扶住枱邊，一手攞住我頸，主動迎合每一次撞擊。

「夾實啲.....」我低聲講。

佢即刻用力，對42吋長腿幾乎將我整個人勒住。完事個刻，我哋兩個都係靠住書枱先企得穩。之後我哋一齊倒落床，氣都未咁勻，佢已經又伸長腿纏返嚟。

「再嚟一次？」佢眼睛濕濕地望住我。

我點頭。

個日下晝，我哋幾乎冇離開張單人床。

每次見面，我都會買啲嘢上嚟——一盒叉燒飯、兩杯凍檸茶、一袋生果、一盒膠布（佢成日自炒）。佢初初會話「你唔使買啦」，但係我話「朋友之間買嘢食好正常」。佢聽完之後，就冇再出聲。但係有一晚，佢send咗一個message俾我。

「呀雙，我今個月唔夠錢交租。」

我望住呢句，即刻覆佢：「爭幾多？」

「兩千。」

我望住呢個數字，然後打開銀行app，轉咗兩千蚊俾佢。

佢好快就收咗。然後send返一個笑臉emoji。

我望住個個笑臉，個心好似俾人揸住咗咁。

因為我知道，從呢一刻開始，我哋嘅關係，又變返做以前咁。

我轉錢，佢收錢，然後一個笑臉。呢個模式，我哋兩個都好熟悉。但係今次，我冇經過任何現金嘅動作，冇任何「俾」同「收」嘅儀式，只係一個數字同一個emoji。

佢可以同自己講，呢個只係朋友之間嘅幫忙。

但係我知。我知佢會用身體去「還」呢筆錢。唔係因為我要求，而係因為佢覺得自己需要。呢個，就係我哋嘅「\$500/1q」模式——五百蚊一次性交易，兩千蚊就係四次。後續每次見面，氣氛一好少少就話要扑嘢。每次搞嘢個陣，空氣中總係隱隱帶住一種「還債」嘅宿命感。我冇開口講過，佢都冇。但係佢會主動約我，主動同我做，然後我轉錢。佢唔會再拒絕。

因為拒絕，就代表佢欠咗我。而佢唔想欠我。

我望住個個笑臉emoji、個個數字冰冷，但我知道背後係幾咁炙熱同無奈。我憎自己冇本事直接同佢講「我養你」，而係要用呢種方式去維持呢段肉體與金錢交織嘅關係。

轉咗兩千蚊俾佢之後第三日，佢又約我。

今次氣氛唔同。

一入屋，佢冇好似平時咁笑住同我講學校嘢。佢只係望住我，然後主動行近，伸手解我外套。

我捉住佢手。「今日.....可唔可以淨係傾計？」

佢搖頭，把聲好輕：「我想要。」

我明。

呢次床戲好靜。

幾乎冇說話。

我將佢放低喺床上，慢慢除佢衫。佢對長腿打開得好配合，但眼神有啲空。我進入個陣，佢輕輕「嗯」咗一聲，然後主動抬高腰，將我吞得更深。

我開始動，佢對腿就慢慢纏上嚟，先係腰，再係背，最後連腳踝都扣住。每一次我抽出，佢都會用腿將我拉返入去，好似喺度無聲地講「繼續」。

完事後，我趴喺佢身上，聽到佢心跳得好快。

好耐之後，佢先細細聲講：「多謝你。」

我知佢唔係多謝嗰次高潮。

我知佢多謝嗰兩千蚊。

我攞緊佢，但今次感覺好似中間隔住一層好薄、但好真實嘅玻璃。

我感覺到我同Yuki肉體上越貼近，心入面嗰份孤獨同無奈就越濃烈。

Ch5.新年好

「呀雙，我新年返鄉下老家啦。」
我望住呢句message，個心忽然之間好唔舒服。
「返幾耐呀？」我問。
「唔知呀。」佢覆我。「可能一個禮拜，可能一個月。我想陪吓阿媽，佢呢排身體唔好。」
「好呀。」我話。「你返去小心啲呀。記住帶多啲膠布，你成日自炒。」
「知道啦。」佢加咗一個笑臉emoji。「你係咪詛咒我呀？」
「我係關心你。」我話。
然後，佢就冇再覆我。

走之前最後一晚，佢主動約我。
「聽日就走。」佢一開門就講，「今晚.....可唔可以耐啲？」
我點頭。
我哋先係嚟個濕吻錫咗好耐好耐，錫到嘴唇都腫。然後我將佢放低，慢慢由鎖骨錫到肚臍，再一路向下。當我錫到佢大腿內側個陣，佢已經震到對長腿夾住我頭。
「呀雙.....入嚟.....」佢喘住叫。
我進入之後，佢對腿即刻全程鎖死。我幾乎唔使自己出力，成個節奏都係由佢嘅腿控制——有時收緊逼我停，有時放鬆讓我再深啲。我望住Yuki因快感而微微皺眉嘅臉，忽然之間好想喊。
「我.....好鍾意你對腳。」我低聲講。
佢笑，眼角有淚。「我知。你成日望。」
「唔止對腳。」我繼續，「我鍾意你全部。」
佢聽完之後，對腿夾得更實，主動抬高腰迎合。我哋做到好耐，中間停過幾次，只係攞住喘息，然後又再開始。佢每一次高潮，對長腿都會痙攣住收緊，將我整個人鎖喺佢體內。
最後一次完事之後，佢成個人軟咗我懷入面，對腿依然冇放。
「呀雙。」佢細細聲叫我名。
「嗯？」
「多謝你。」
我攞緊啲。「多謝咩？」
佢冇答，只係將頭埋入我頸窩，輕輕咬咗一下。
嗰晚我哋幾乎冇瞓。
佢對長腿由開始到天光，都冇真正放開過。

天光，我哋一齊出門。我話車埋佢去車站，Yuki話唔需要。
我哋冇望到大家嘅表情，甚至乎我同佢冇好好咁道別。
就係咁，我等咗一個禮拜，兩個禮拜，一個月。
佢冇再互相send message俾對方。
到最後我都係忍唔住，send咗幾個message俾佢：「你返咗嚟未呀？」「你阿媽好返未呀？」「你有冇事呀？」「你係咪俾你阿媽沒收咗個電話？」
全部都冇覆。
我開始好擔心。佢係咪出咗事？佢係咪唔想再見我？佢係咪終於諗通咗，我呢個坐過監嘅外賣仔，唔值得佢浪費時間？佢係咪搵到一個高過佢嘅男朋友？
我唔知。佢嘅WeChat訊息永遠冇回應。朋友圈永遠空白。
佢就咁樣，喺我嘅生命入面，消失咗。
好似一個外賣訂單咁，送完就冇咗。

Ch6.令人懷念嘅42吋

Yuki消失咗之後，我成日諗起佢。

諗起佢笑起上嚟個兩個酒窩，諗起佢叫我個名嗰種溫柔嘅語氣。諗起佢同我傾心理學嗰陣嘅認真，佢話佛洛伊德話人有求生本能同求死本能，佢話佢覺得自己兩樣都有。諗起佢同我做嗰陣，對長腿纏到我抖唔到氣，嗰種將靈魂都溶化喺埋一齊嘅感覺。

諗起佢最後一次見面嘅時候，佢攞住我，細細聲講咗一句：「多謝你，呀雙。」

我問佢多謝咩。佢冇答我，只係笑咗一下。

而家諗返，佢可能嗰陣已經決定咗要離開。佢嘅「多謝你」，可能只係一個告別。

我問自己，我同Yuki嘅關係，到底係咩？

有人話，呢種關係叫「爸爸活」——一個年長嘅男人，俾錢一個後生嘅女仔，換取佢嘅陪伴同性。

呢個詞語，係我後尾上網查返嚟嘅。好多女大學生喺日本、韓國、台灣都會做呢種事，為咗賺學費，為咗還債，為咗過一個好少少嘅生活。佢哋只係用自己嘅身體去換取一個機會。

Yuki係咪都係咁樣？

我唔知。佢從來冇同我講過佢嘅經濟狀況，從來冇要求過更多嘅錢。但係當我轉帳俾佢嗰陣，佢會收。佢收，因為佢需要。

佢咁靚女，咁高，對腳咁長，佢做雞嘅話，一個月可以賺幾萬蚊。但係佢冇。佢選擇咗送外賣，寧願踩住架共享單車，喺新界嘅單車徑度自炒，跌到成個膝頭瘀晒。佢選擇咗同我做，每次收我嘅轉帳——佢話佢唔係因為錢，但最後佢都收咗。因為佢需要錢。

呢個世界，真係好撚殘酷。

我成日諗，如果我有坐過監，如果我有一份正常嘅工，如果我有多啲錢，我可唔可以幫到佢？我可唔可以唔使佢送外賣，唔使佢住劏房，唔使佢為咗兩千蚊而同一個三十二歲嘅外賣仔上床？

但係，我有能力。我只係一個社會嘅邊緣人。我連自己都養唔掂，我憑咩去幫人？

同樣係呢個世界裡面，我，其實係好渺小。

Ch7.假如一切可以restart

Yuki消失之後，我冇再搵過第二個女仔。

我繼續送外賣，繼續過住我嘅單身生活。但係，我開始重新審視一啲嘢。

係Yuki話俾我知，呢個世界冇嘢係咁簡單嘅。

你俾錢，你可以話你係幫緊佢。但係，你亦都可以話你係利用緊佢嘅困境。你收錢，你可以話你係靠自己。但係，你亦都可以話你係出賣緊自己嘅身體。

邊個先係真？

我唔知。

我只係知，我同Yuki之間，從來冇人迫過任何人。佢約我，我出現。我轉錢，佢收錢。我哋都係自願嘅。但係「自願」呢兩個字，真係代表一切咩？當一個人窮到冇得揀嘅時候，佢嘅「自願」，仲係咪真正嘅自願？

呢個問題，我諗咗好耐，都諗唔通。

如果嗰日我冇經過嗰條隧道，冇聽到嗰下「砰」一聲，冇跑落去幫佢貼膠布，我哋嘅人生會唔會唔同？

佢可能自己企返起身，繼續送外賣，繼續過佢嘅生活。我可能繼續踩住架電單車，返屋企，瞓覺，聽日繼續開工。

我哋嘅生命，可能永遠唔會有交集。

但係，嗰個「可能」，已經冇意義啦。

因為我哋已經相遇過。

開心過，激情過、

分享過彼此嘅想法，互相取暖過。

Ch8.Yuki嘅message

有一晚，我收到一個message。

係Yuki。

「呀雙。」佢寫。「好耐冇見。你好嗎？」

我望住呢個message，成個人震晒。我即刻覆佢：「Yuki！你去咗邊呀？我好擔心你！我仲以為你俾外星人綁架咗！」

佢隔咗一陣先覆我：「我返咗鄉下之後，阿媽病得好嚴重，我有辦法返嚟香港。我休咗學，而家喺度照顧佢。」

「你阿媽咩病呀？」我問。

「癌症。」佢覆我。「末期。」

我望住呢兩個字，個心好似俾人打咗一拳。

「你有冇需要幫忙？」我問。「我有少少積蓄，我可以」

「唔使啦。」佢打斷我。「我唔想再收你嘅錢。就算係轉帳，我都唔想再收。」

我望住呢句，個心好痛。

「點解呀？」我問。

佢隔咗好耐先覆我。

「我阿媽有一日問我，點解成日收到錢。我答唔出。」

我望住呢句，成個人都呆咗。

「我嗰陣先至發現，原來我一直都喺度自己呃自己。我話呢啲係朋友嘅幫忙，但係朋友之間，唔會咁樣幫。我話我係靠自己，但係其實我一啲都唔獨立。我收你嘅錢，係因為我有得揀。但係而家，我阿媽病咗，我唔可以再咁樣落去。」

「對唔住。」我寫。「我只係想幫你。」

「我知。」佢覆我。「所以好多謝你。但係我想靠自己。就算好辛苦，我都想靠自己。我唔想再俾任何人用錢去定義我。包括你。」

我望住呢段文字，忽然之間，我個心好難受。

佢寧願辛苦，都唔想再收我嘅錢——無論係現金定轉帳。因為佢唔想再俾人標籤，唔想再俾人話佢係雞，唔想再自欺欺人。

「好。」我寫。「我尊重你嘅決定。但係如果有需要，你一定要同我講。就算係借錢，我都會借俾你。不過我嘅利息好高㗎，係要還㗎。」

佢加咗一個笑臉emoji。「知道啦。多謝你，呀雙。」

然後，佢又消失咗。

Final.重來人生、restart

而家，我仲係一個外賣仔。

我仲係每日開住架電單車，穿梭喺城市入面。有時我會經過大埔，經過佢住個幢唐樓，望住六樓個個窗口。我冇上去，因為我知道，佢唔喺度。

Yuki仲係我嘅WeChat好友。佢間中會喺朋友圈post一啲相——佢阿媽喺醫院嘅相，佢自己喺鄉下嘅相，佢屋企個隻黃狗嘅相。佢冇再post過自己嘅自拍，冇再post過佢對長腿。

我有時會send

message俾佢，問佢阿媽點樣，問佢有冇需要幫忙。佢會覆我，但係好簡短，好疏遠。

我知道，我同佢嘅關係，已經完咗。佢要重新開始，而佢嘅新開始，唔包括我。

我冇挽留，因為我知道，真正嘅愛，係唔會用兩千蚊去綁住一對識飛嘅靚腳。

我尊重佢。

但係，我會永遠記得，有一個廿歲嘅女仔，佢讀心理學，佢高178cm，佢有對好長好長嘅腿，佢踩住共享單車送外賣，佢自炒喺一條好暗嘅隧道入面。佢同我講過佛洛伊德，同我講過求生本能同求死本能，然後佢話佢覺得自己兩樣都有。

而佢最後揀咗求生。

佢靠自己，企返起身。

而我，我只係一個曾經喺佢生命入面出現過嘅人。一個俾過佢膠布、轉過錢俾佢、同佢喺狹窄唐樓床上肉體交融過、留低過短暫溫暖嘅人。

呢個，就係我嘅故事。

一個關於42吋長腿嘅故事。

(全文完)